

心平贷学金助我成长

——写在心平贷学金成立十周年之际

从抽屉里翻出业已泛黄的心平贷学金申请表，思绪万千：十年之前，我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十年之后，我还会与心平贷学金的设立者之一段永平师兄产生联系，来到他开创的公司工作。我更愿意相信这是缘分，冥冥中在十年前已经种下。

时间拉回到十年之前，当时的我大二，得知可以从心平贷学金贷款一万元，我毫不犹豫地申请了，因为当时的一万元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，无异于天降甘露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的老家在广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，小时候家里条件苦，有一年收稻子时发大水，稻子都发了芽，可是没有钱买米，即使发了芽，一家人还是得吃啊，发芽米的苦涩味，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。好在没读过书的父母非常坚定：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我和妹妹的命运，辛苦劳作供我们读书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在村里上完小学后，我考上了镇上的重点初中，十四岁之前没有到过城市，没见过火车，更没见过飞机，但总是幻想着山外的世界。初二那年，偶然的的机会，去了趟桂林，见到了繁华的都市，觉得外面的世界好精彩，对自己说一定要走出大山，从此梦想的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。幸运地考上了桂林的重点高中。真不知道高一时还在班里垫底的自己哪里来的勇气，在交给班主任的周记中说自己想上北大。自此一发不可收拾，天资愚笨的自己只能通过勤奋

来弥补，在厕所偷偷学到凌晨两三点成了常事，然而走向燕园之路并不容易，三次高考还是未能如愿，幸运的是在丝毫不亚于北大的人大读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。

到大学后，我觉得自己已经是成年人，不能再花父母的血汗钱，于是学费办了国家助学贷款，生活费主要靠打零工解决，而心平贷学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，让我可以更专注地投入学业和自身的提升。归结起来，大学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——读书、行路和公益。

首先是读书。我念的是国际关系，虽然自我调侃“地命海心”，但同学们却饱含对专业的自豪感。人民大学倡导的“国民表率，社会栋梁”的理念，在国际关系学院尤甚。除了上课，大家平时在宿舍、在食堂多半也在谈论国际国内局势，充满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忧虑。我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优质学习资源，泡图书馆、听讲座，遗憾的是四年下来学业上无所建树，离之前设想的国际关系学者之路也渐行渐远。最后，我还是想圆了最初的梦想，通过考研到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。然而，无论如何，四年下来，人大以及国关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——有关家国、精神、远方，将会影响我一生。



（2013 年，在一勺池前的毕业照。）

其次是行路。高中时可以盯着地图发半天呆，几乎可以记住地图上标示的所有城市。自知眼界太窄，于是，或背包或骑车，本科和研究生走遍了祖国的 34 个省。永远不会忘记冰天雪地的东北，小桥流水的江南，天高云淡的西北；忘不了骑行滇藏蹬一脚膝盖痛一次的煎熬，登临五岳一览众山的喜悦，在大连青岛厦门三亚听着海浪声内心的平静；更忘不了乌鲁木齐教我做馕的维族兄弟，台湾嘉义带着爱人女儿请我吃夜市的陌生大哥，还有在海南岛宰过我的海鲜店老板……在好奇心的推动下，我不断地走出去，发现自己何其渺小，世界如此多彩，眼界不断开阔，封闭的我逐步开放，内心变得更加强大。



(2014年，花了21天骑行滇藏线，这是在滇藏线进藏最高处——海拔5013米的拉雪山垭口。)

再次是公益。大学时加入了一个叫广西在京大学生联谊会的学生组织，联谊会在北京30多所高校都有分会，可以联络到数千名广西在京的大学生，大家在一起多半是交流联谊。在成为联谊会的秘书长后，我在想，除了交流联谊，我们何不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？那么就做大学生该做的也能做的公益吧。家乡广西落后，于是我提出公益就在家门口、公益没有门槛，从零开始筹资金、招募志愿者，发起了留守儿童夏令营和高考经验分享两个活动。



（2013年，大学生志愿者在给村里的留守儿童上手工课。）

暑假，我们召集留守儿童夏令营，组织大学生们到村里给留守儿童上课，给从未拍过照的老人送上一张照片，和农民同吃同住，开展乡土调研。一周的课程很短，与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想必太微不足道，但没准会像当年的我一样，在他们的心里埋下一颗走出大山的种子；寒假，我们组织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的大学生，去县城高中交流高考经验，鼓舞士气。9年下来，我们给上百个村的留守儿童上过课，给上万名高中生分享高考经验，已经有听过高考经验分享的高中生受到激励，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说不定不久的将来，听过课的留守儿童，也能走出大山。



（2012年，留守老人拿到了大学生志愿者为他们拍摄的照片。）

2015年研究生毕业后，想着做一些更有价值事情的我选择回到了家乡，成为一名新华社记者。新华社的前辈们常说：“笔下有财产万千，笔下有人命关，笔下有是非曲直，笔下有毁誉忠奸。”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，肩负着党中央的耳目和喉舌的职能，既要传播正能量，也要揭露不法行为，为民鼓与呼。怀着满腔热情，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。



（2015年，在采访抗战老兵。）

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经历，是在一个贫困村为期 16 天的蹲点调研。这个村位于广西西北部的大石山区，虽然在农村长大，但这个村的情况还是刷新了我对贫困的认识：没有水源，人们喝的都是水柜里的雨水，村民在石头缝里种点玉米糊口；有的屯至今未通公路，建房子的水泥和钢筋都靠背；村民普遍有三四个小孩，最多的一户竟然生了 7 个……



（2016年，这是我拍摄的贫苦村民。）

带着沉重的心情，我在村里走访观察。更令我震惊的是，有的村民会去县城卖自己的血浆，每个月两次，每次换取两三百块所谓“误工费”来维持生活。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：这极大危害村民的身体健康，同时滋长不劳而获的思想。我选取其中一个屯，挨家挨户走访核实，采集证据，发现竟然有过半的家庭常年“卖血”，有初中生甚至靠“卖血”赚生活费。我把这些问题写成内参，得到了中央领导批示，国家相关部委成立调查组赴当地调查，当地政府采取修水泥路等一系列措施，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。



（上图是 2015 年贫困村泥泞的道路，下图是 2017 年贫困村孩子们在新修的水泥路上玩耍，通过我的笔和镜头，村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）

由于生存条件恶劣，当地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，村里 80% 的小孩是留守儿童。为了更好了解他们，我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游戏，周末跟着他们爬两个小时的山路回家，试图走进他们的内心。其中有三兄弟 4 年前开始独自生活，那时大哥才 8 岁，大哥带着两个弟弟独守空荡荡的大房子，白米饭就着白面条充饥，当锅盖揭开，还不大懂事的小弟说出“香喷喷的”，我顿时泪崩。



（陪着留守儿童回家，需要爬两个小时的山路。）

还有 5 岁就担起生活重任的罗任峰，爸爸离世，妈妈外出打工，他每天都帮奶奶采猪草，当我看到他稚嫩的肩膀背着小背篓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果断按下了快门。孩子们的坚强懂事感染着我，我饱含感情地用笔和相机记录下一幕幕感人的瞬间。在《新华每日电讯》专版刊发我的报道后，六一儿童节当天，一位爱心人士辗转要到我的电话，说一家三口被背着小背篓的罗任峰打动，一直记在心上，打算资助他上学。我想，这应该是我所知的最好的儿童节礼

物！



（和奶奶、姐姐一起采猪草的罗任峰。）

这次蹲点只是我记者生涯的一个小小缩影。4年的时间里，我参与过某海域调研、国务院脱贫成效考核媒体暗访、国务院大督查等中央交办的重大任务；也曾仗义执言，漓江非法电鱼、南流江污染、南宁“房地产”外收乱象，党中央明令禁止的、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，都是我秉笔直书的；恪守诚信的白血病大学生、相爱相扶的廖华唐龙英夫妻、牺牲在扶贫一线的第一书记黄文秀，他们带给我的爱与感动，我努力用笔和镜头传递给更多的人。非常有幸在最热血的年纪激扬文字，推动了社会的一点点进步。



（2019年，我拍摄的南流江污染场景。）

2019年，想要寻求改变、跳出舒适区的我辞掉了新华社的“铁饭碗”，来到深圳闯荡，就职于一家世界 Top 5 的移动终端企业。这家企业由段永平师兄开创，“本分”的企业文化（本分最核心的是隔绝外在的压力和诱惑，保持平常心态，回归事物的本质，做正确的事）与人大赋予我的精神不谋而合，让我相见恨晚。我的主要工作是给高管写文字材料，向员工传达高管的管理理念，同时为高管提供来自一线的信息输入，某种程度上发挥的是企业的“新华社记者”角色。平时工作中，我会频繁和员工接触，免不了会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，经常会面对要不要向高管反映问题：反映的话，肯定会得罪人；不反映的话，可以明哲保身，但高管就失去了解问题的机会。我的选择是如实反映，虽然会面临压力甚至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前途，但这样做才是

尽了我的本分，才是在做正确的事。

从落后的广西到发达的深圳，从安稳的体制内到快节奏的企业，我还在不断的适应和摸索中。感谢母校和心平贷学金，帮助我成长为现在的样子，虽然我做的都是平凡的小事，但却真实、充实、踏实。我也相信，在人大精神的感召下，只要谨守正道，保持梦想和好奇，踏实肯干，那么上天一定会有所回报，未来的人生之路一定不会太差。

（国关 09 级本科生、心平贷学金受助者 唐荣桂）